

· 李正浩 ·

# 「下江陵」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

詩人的詩，就是詩人生命的自白。詩人在人生的種種活動中，把主觀所把握的人生觀以及生活的種種感觸，一一形之於詩，於是每一首詩都呈現了詩人的性情與靈魂。面對詩人的詩，不管從欣賞或研究的角度進入，總是要抉發出詩人的真情實性，在這個層面上與詩人相互交流相感通，因此一切方法的運用，在這個前提下被允許。但文學反省上，詩作為詩人生命的自白，與作為欣賞者情志的註腳，畢竟是不能混淆的。只有生命純度越純的詩人，才能表現一貫的人格精神，而一本詩集，也以作者的生命為依歸，在這個基點上所進行的研賞，大抵上是接近客觀的（不以詩為自我情志的註腳，故云）。而就文學作品超離作者個人經驗，呈示人類全體的共同經驗言，詩的容積可以廣涵各種角度的探討，也能包容各種情境下的體會，詩的外延意義因而擴大，蘊育了

一個內涵深廣的時空，時時掀起後代心靈上的感動，詩的永恆性和普遍性便成立了。

譽爲唐絕壓卷之一的「下江陵」詩<sup>①</sup>，它所具備的性格，如上所言，是人生某一種活動及在此活動中的感受，也即是作者生命的自白。初看文字表面呈現的意義，不免覺得淺近空蕩，沒有深刻的內容，而下江陵的情景充量只是一首風景詩而已，屬於李白個人的經驗。在這個狹隘的個人經驗裏，既看不出時代與亡人生悲歡的大場面和深感情，也解答不了人類的基本心態與永恆人性，它的意義被「離開白帝城，沿着水路下江陵」羈限住了。然而我們試換一個觀點，解脫文字欣賞的困境，聯繫李白的生命而言，這首詩句句都煥發着李白的生命色彩，所展開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。在這個新視野，我們看到了作品內在蘊藏的洞天，詩人充實豐富的生命內涵在文字的暗示間呼之欲出，否則只有被棄置於烏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了。

## 二

三峽水險，自古稱奇，然而在奇險中卻蘊蓄着壯觀的情調與憂鬱的氣氛。酈道元水經注描述這一段水程情景，披露了山水的神奇絕美：

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，重巖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至於夏水襄陵，沿沂阻絕，或王命急宣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綠潭，迴清倒影，絕巖多生檉柏，懸泉瀑布，飛漱其間，清榮峻茂，良多趣味。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。故漁者歌曰：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」——水經江水注

從這一段山水描述裏，可以看出：「下江陵」似乎是這段散文的縮影。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兩句，正是散文裏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」的縮型。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一句，也是散文裏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」的縮寫。如此看來，李白的詩只是把水經注的散文改成韻文罷了，所以楊升菴絕句衍義說：

盛弘之荊州記云：白帝至江陵，千二百里，春水盛時行舟，朝發夕至，雲飛鳥逝，不足過也。  
太白述之爲韻語，驚風雨而泣鬼神矣！

這樣的體會，便把這首詩的經驗意義和生命色彩整個抹殺掉了，從而認爲這首詩的好處在文字表現（縮寫的技巧）方面。但如李白僅是心血來潮的玩玩把戲，將鄴道元的江水注縮寫成二十八字的絕句，而表現了極高的藝術技巧，那麼這首詩列爲唐絕歷卷之一便有些可疑。我們可以說：王昌齡的「秦時明月」，杜甫的「落花時節」，王之渙的「黃河遠上」，王維的「渭城朝雨」，所表現的人間經驗意義都較「朝辭白帝」更爲豐富，就是藝術技巧上也不下於李白，那麼「下江陵」是否僅爲縮寫的性格，便有待重加考量了。翻開李白的生命史，我們可以知道，「下江陵」是李白離開故鄉，從白帝下三峽所作。這時的李白年少辭鄉，帶着一種遠遊行道的興奮，藉着「下江陵」的暢快經驗，可能宣洩了某種生命的感情，這是隱於字裏行間的「言外之意」，而從來說詩者看不見這一層。底下我們先就意象節奏的進行，揭開「下江陵」的面紗。

### 三

首句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，描述離開白帝城的情景。七個字裏包含了一個進程，那就是「朝辭白帝」和「

白帝彩雲間」的過渡歷程所顯示的時間連續。「朝」是生機蓬勃的清晨，是這時離開白帝城，辭別了生長的土地——四川，沿着水路，直下江陵，所以白帝城一下子便落在觀照的美感之中，回頭一望，只見它浮現在燦爛的彩雲之間，而自己彷彿從那美麗的宇宙中下來。這一下來，便只有開疆拓土，指向生命的前途，「辭」的情勢一直貫串下來。次句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，敘述水程的長短和船速的快慢。三峽水程，千古聞名，而天地壯觀，已為水經注所披露，對李白的第一次經驗而言，無甯有過多的暢快和興奮，而且體驗的不止是個人的經驗，同時也是懷古思情中的古人的經驗。這種暢快和興奮，藉着意象上的對照，和節奏上的快速導示出來。「千里江陵」和「一日還」的時空對照，令人很容易發覺「千里」和「一日」的不成比例，而感覺到船程意料之外的快速，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」。「還」字又把這種不成比例的快速，藉着送出去的音調投出，在我們的感覺上便覺得這一去非直抵江陵不可。第三句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描述水程中途的風景，而直接以聽覺中的猿啼總攝，渲染出長江水程中的憂鬱氣氛，這層憂鬱把前兩句高昂輕快的行進聲調一時阻隔住了。「兩岸猿聲」的舒緩和暗鬱，「啼不住」的頓挫和淒哀，共同烘托出憂鬱的氣氛，而這層憂鬱一面是地理上的因素，一面又具有古今相續的時間色彩。「岸」字正是三峽的「暗」，有如江水注中所描寫的「兩岸連天，略無闕處，重覆疊嶂，隱天蔽日」，使人感受到一層陰暗的顏色。「啼」字正是三峽的「鬱」，有如江水注中所抒寫的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」，使人感受到一片淒哀的氣息，也惟有藉着啼猿，才能勾起我們的另一種感覺——聽覺，把人帶到情景交觸的境界中去。如果落為景物的鋪敘，再喚起我們的視覺，便沒有這麼大的震撼力籠罩力和感染力了。末句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重新提起高昂輕快的聲調，接通了前兩句少壯鷹揚的熱情，從一片陰鬱中流出來。「輕」字的音調在平展中鬆解了第三句的憂鬱氣氛。「已」字把一切景物都拋回過去，那麼經歷了千山萬水，現在眼前的便是赤裸裸的江陵了。「過」的一字實帶有歷盡滄桑的無限經驗意義，毫無黏滯的把生命送向前程，這時的李白好像「輕舟」一樣，順暢的前行。從整首詩看來，「彩雲」「啼猿」「輕舟」「萬重山」的意象都各代表一種情緒和感覺，所象徵的意義又往往溢出文字本身



。彩雲的美麗，啼猿的哀慘，輕舟的輕快不羈，萬重山的萬重經驗，在在都顯示一種氣氛或一種生命色彩，由這個進向再深入，不難把握到李白的全生命。再就詩的聲調節奏來說，前兩句是高昂輕快的，在一種愉悅暢快的氣氛下向前進行。「辭」音的前展，好像要一去不返。「間」音的高昂，把一片風景升高。「里」音的深遠，「還」音的悠長，都恰如其分的把節奏蘊含的感情宣示出來。第三句的一阻一頓，遮住了前面的輕快節奏，而以一種獨特的氣氛出現。「岸」音的凝重，「啼」音的悠長，「住」音的斬斷，都顯示進展中的一種不順或困頓，末句的節奏回復到前兩句的輕快，但卻是從第三句的不順和衝突而來。「輕」音的平伸，鬆懈了前一句的阻頓。「山」音的長遠，展示了流水行雲般的舒暢。真正的和諧暢快便在這一句正反之後的「合」出現，好像來自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的豁然開朗。從地理形勢言，水遇峽則激，出峽則緩，在節奏的感覺上，李白竟把三峽水流的情景也表現出來，這不能不說是「驚風雨而泣鬼神矣」！

#### 四

然而就「下江陵」在李白生命史所展示的意義，恐怕尙不止此，這淵廣的內涵尙待我們進一步的抉發。「下江陵」既是李白初離四川（蜀）的作品，而李白離開四川，出遊襄漢，大約在開元十三年，正是二十五歲的英年，這時的李白確實是抱着一番雄心壯志的，試看「上安州裴史書」（大約開元二十八年寫）：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常橫經枕籍，制作不倦，迄於今三十春矣！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，射手四方，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。」我們看「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」是原於「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」，即可知李白的天才和縱橫豪氣是要暢發出來，在人間也有所成就的。這一股豪情俠氣，使他具備了獨立的性格，表現倔強的個性，而出遊襄漢，伸展長才，也就展開了李白的江湖之行。試看他的一首詩：「魯連賣談笑，豈是顧千金。陶朱雖相越，本有五湖心（按：人間的創業是義之所在，不爲名利追求）。余亦南陽子，時爲梁甫

吟。蒼山容偃蹇，白日惜頹侵（對時間沈沒的恐懼）。願一佐明主，功成還舊林（救世的激情透過人間的創業，而後向生命的未來回歸）。西來何所爲，孤劍託知音（懼匏瓜之徒懸，西來長安，乃以美才良質寄託知音見賞）。「這一段長安之行的自白，說明了李白的出處。在他的內在心靈世界裏，人間性與神仙性的性格是調和不衝突的。李白追逐神仙的幻影，本是衆所周知，但追求神仙並不證明李白不關懷人羣，而只能說是李白天才的一種獨特的性質，要求脫俗超升，翱翔於人間世一切格套之外之上，回歸生命的本真，這是受道家道教的影響。而另一方面，李白也深受儒家用世之說的感召，他又精研縱橫之術，希望開天闢地，周濟蒼生，然後功成身退，從絢爛歸於平淡，這個志向，在他一生中從沒變質。夜郎遇赦之後，以六十一歲的老年，猶想中道參加李光弼的南征軍，證明李白一生唯有理想，這種理想便落實在他的關懷唐室及人類的命運上，而一切煩惱痛苦，也緣自理想的落空而生。「仙宮兩無從，人間久摧藏」「蹉跎人間世，寥落壺中天」正是抒發這種寂寞的苦痛，而行路難、遠別離、餞別校書叔雲等詩的沈鬱頓挫，更易使我們從李白反面的受挫中認取他正面的人生觀。在他雄渾的生命中，激盪着這股浩蕩宏壯的志氣，因此他的一生儼然成爲縱橫俠氣的流行，從這一個觀點透視李白的「下江陵」，這首詩具示的是生命的氣氛和全新的世界，它所展露的是真真實實的李白的生命，不再是一個局限狹義的人生活動。首句「朝辭白帝彩雲間」，由「朝」字展開生機澎湃的年輕芳華，在這生命中最美的時光，「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」，離開了土生土長的故鄉的土地，向人生的遠景啓程。放舟中流，回望故鄉（蜀），由「彩雲」烘托的一個渾渾淪淪美麗的宇宙，那兒即是自己生長的天堂，如今即將遠離這美麗的土地，到四海遊歷，施展雄才。次句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，展示人生旅程的悠遠，理想的江陵是在那迢迢的千里之外，但是李白卻有一分自許自期和自信，絕對的相信自己能夠圓滿的實現人生的理想，「一日還」是何等自負的語氣！第三句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藉着長江水域的憂鬱氣氛，象徵人生旅途中無可避免的艱難困頓，有如江水遇到阻礙，入峽而激，又如兩岸猿啼，啼示人生某種內具的悲哀，興起人們不能釋然的感觸，但是堅強的意志永遠突破一切險阻，雄渾的生命永恆的奔放流行。第四句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便把那不受羈縛的生命赤裸的展現出來

，經歷了人世千重萬重的曲折，終於把「萬重山」都拋到後面，唯有最真實的性情依然健行不已，依然指向人生理想的實現。這首詩的世界如此呈現出來，我們才能發現李白最真實的一面，那實現理想的熱情——即是他的江湖之行所蘊蓄的內在精神。

## 五

「下江陵」是李白江湖行的開始，翻閱李白生命史的人都將相信，也會激賞天才李白的那種雄渾氣勢和飄逸風姿，杜甫既贊嘆在先：「昔年有狂客（賀知章），號爾謫仙人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」韓愈復歌頌在後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」他那天馬行空的風姿，使他的生命展現為高空中流動的风景，永遠飄揚在人類美意識的上層。「下江陵」的開拓意識，即是李白的精神飛越的型態。唯是人生於世，往往事與心違，「當其成形，與物相刃相靡」，人世的磨折漸漸地葬送少年的憧憬，飛夢彩雲，最後檢視的卻是黃土青燐。在李白的生命史中，早期表白心志的詩文，固然都具有「下江陵」的色調，也管手刃數人，施展江湖豪俠的天職，平復世間的不平；中年以後，經歷了人世的風波，顯示了深一層的沈鬱，而仍不失「下江陵」的精神。入金鑾——是李白生命的一個轉變期，「海上釣鯨客」的理想氣勢①，隨着平步青雲而越形高昂，斗酒百篇，挫權貴，忤力士，把天才和俠氣完全的揮發出來。但是政治場合的醜惡面隨即挫傷了李白純真的赤子之心，力士摘詩，張垞讒譖，在權勢的排擠之下，李白唯有懇求退山，再過自己的逍遙生活。這一場轉變備極了人世的酸甜苦辣，使李白更進一步的肯認人生。果園的歲月，江湖的流浪，並未銷磨李白的壯志。「停杯投筯不能食，拔劍四顧心茫然」的人生悲歎，表白了李白心靈上的抑鬱，而這種抑鬱的正面就是精神的上揚。「長才猶可倚，不慙世上雄」宣示的目標，即是撐天立地永不屈服的呼聲。終於第二次的機會來臨，李白在「迫脅」的自願中參加永王璘的軍隊，想着平定安史之亂，救濟天下。蒼生那知永王璘的軍隊變質，背叛朝廷②

李白雖在剛正朝臣崔渙、宋若思的營救推雪之下暫時出脫，終於還是領受到「長流夜郎」的精神煎熬。垂垂暮年，回顧人生，書劍蕭條，種種不堪，無怪有「誤學書劍，薄遊人間」的深沈太息。從李白的江湖之行，令人懷想中國文學內蘊的落拓沈哀，像屈原、阮籍、陶潛……緣於人生理想的落空，引生的冰炭滿懷的衝突，無以自解之中遂以酒來麻醉，也因此為酒注入了生命的色彩。李白一生醉酒，酒的色彩也因為前後期的遭遇和感受而不同，這層添加的色彩即是人間的沈鬱。「下江陵」的精神顯示李白超揚爽朗的生命情調，但是李白的江湖之行，感覺中卻超不脫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的氣氛籠罩。時為聖時，所遇的卻是天寶厭政的玄宗，這時的玄宗已是「不愛江山愛美人」了；參加永王的軍隊，也意想不到軍隊的變質，結果是「遭逢聖明三，前後兩遷逐」，江湖殘年，感慨與悲。而從人間的沈鬱中體會「下江陵」生命暢展的氣勢，我們將更認識李白之所以為李白，可惜從古以來很少深入這一層，即連李白以風中殘燭之年，猶想重燃生命的聖火，照亮人間黝暗的請纓南征之意<sup>④</sup>，也往往被人忽視了，而把他判為頹廢詩人。

## 六

綜觀李白的生命史，「下江陵」的精神可以說是詩的必然涵蘊，也就是說李白的生命精神無形的透入詩文之間，因此我們亦不可能從跡象上證明：當年李白下江陵時，當經想過，要運用三峽水程的經驗，表現個人追求理想的情境。這樣的證據，即使是考據箋注家，也都提不出來的，而這個證明也可有可無，當我們看到李白懷着四海豪情，書生帶劍，即晨啓航的時候，他的浩然磅礴的精神勢力，已能跳出長江水程的個人經驗，而籠罩人生理想的層面。因此，「下江陵」的如此體會也不是空虛的聯想，再加李白的江湖之行，我們也能進一步肯定這個聯想，而李白的生命便赤裸裸的呈現了。江湖三尺劍——我們怎能不懷想那超揚飄逸，俠氣冲天的李白。

六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完稿



註一：王漁洋「唐人萬首絕句選」凡例：七言絕句，初唐風調未諧，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，李白、王昌齡尤爲擅場。昔李滄溟推「秦時明月漢時關」一首壓卷，余以爲未允，必求壓卷，則王維之「渭城朝雨」，李白之「朝辭白帝」，王昌齡之「奉帚平明」，王之渙之「黃河遠上」，其庶幾乎！而終唐之世，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！

註二：「海上釣鰲客」出自侯鯖錄的記載：李白開元中謁丞相，封一板，上題云：「海上釣鰲客李白」。相問曰：「先生臨滄海，釣巨鰲，以何物爲鈎線？」白曰：「以風浪逸其情，乾坤縱其志，以虹蜺爲絲，明月爲鈎。」相曰：「何物爲餌？」曰：「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！」時相悚然！

這個故事傳神的描出李白在人間創業的雄大懷抱，和李白睥睨王公大人的丈夫氣概。釣鰲的理想在伸張人間的正義，維護天下的太平。也因此當理想落空後，會有「未誇觀濤作，空鬱釣鰲心」與「空持釣鰲心，從此謝魏闕」的沈鬱。

註三：舊說以李白自願參加永王璘的叛變，實是不明內情的誣罔。李白隱居廬山屏風疊，被永王璘迫脅同行是實，這時永王璘的軍隊是勤王的性質，李白自以爲施展抱負的機會來臨，遂加入勤王之師，試看「在水軍宴贈諸侍御」詩：「浮雲在一決，誓欲清幽燕……齊心戴朝恩，不惜微軀捐（按：以上說明軍隊性質，乃是戴朝恩的勤王之師）。所冀旄頭滅，功成追魯連（依然是李白的出處性格）。」可知出師之時，李白並未懷疑到這支軍隊的性質，這一點可以平反李白的冤獄。

註四：見「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，出征東南，儒夫請纓，冀申一割之用，半道病還，留別金陵崔侍御」一詩，此時李白離卒歲一年。